

# 大河湾



水韵 韩立 摄

## 诗笺

### 关公故里

□晓寒

风路过解州  
带起半片偃月的冷  
青砖缝里  
忠义还在结痂  
盐池析出的白  
在阳光下慢慢结晶  
每一粒  
都藏着汉时的月光

我举起手机  
试图拍下  
刀身里晃动的自己  
寻找侠义和豪情  
运城的风很轻很柔  
老槐树接住久违的雨  
千里独行  
酿成  
一声蝉鸣

### 七绝·荷月

□杨勇全

槐花飘逸紫薇香，

赤日炎炎苦夏长。  
傍晚寻凉何处去？  
荷塘月色醉心房。

### 夏蝉

□张汉东

夏蝉呀，夏蝉  
已鸣唱得口中直冒白烟  
一只只竖趴在  
发烫的枝干上哟  
绿叶正疼爱地为其  
撑起一柄柄小伞  
支支美曲儿  
已在胸腹里酿就  
滚烫的音符  
正飞蹿在嘴边  
庄禾在蝉鸣声中  
噌噌地疯长哟  
夏风呼呼地将  
淌着韵的蝉鸣相伴

难以唱完  
耕耘人在绿垄间  
挥舞着银锄  
额头上的汗粒  
晶亮得串串  
蝉儿将一支支曲儿  
唱给他们倾听哟  
却不管自个的声音  
嘶哑和舌燥口干  
忽然几团灰色的云朵  
被一阵风涌来哟  
灰空中竟瓢泼下  
豆大的雨点  
树杈上的蝉  
虽暂停了激情的鸣唱  
你瞧，那大雨滴吧嗒地  
正为其冲刷着  
火夏的热汗

### 雨中的心事

□刘智杰

整个下午  
我什么事都不做  
就为陪这场雨  
就为倾听它的诸多诉说  
或许是寂寞

或许是忧伤  
也或许是欣喜  
我一直保持沉默  
窗外那些不知名的花儿  
在雨中摇晃着  
抖落了多年的心事

## 散文

# 娘就是守着故乡的风

□李需

娘生于1934年农历正月二十，不幸因病逝于2022年农历腊月初五，享年88周岁。

娘的一生，命运多舛。她19岁，从全县最大的一个村子，嫁到黄河沿岸一个只有100来口人的小村庄。我父亲是个独生子，曾做过村支书、乡办企业领导。他经常因为工作，顾不上家。所以，侍奉老人、做家务、挣工分，这些里里外外的活计全落在娘的肩上。娘原本就长得瘦小，身单力薄，这样的担子一咕噜全压在刚结婚不久的娘身上，真比一座山还重。

娘到我们家将近10年，才怀上我。我降生在一个风雪交加的上午，刚出生，就得了肺炎。娘顾不上自己虚弱的身子，日夜守护着我，精心照料，终于使我脱离了危险，从死亡线上活了过来。

娘常对我说我是我们家的福娃。娘在生下我之后的几年里，又先后生下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那些年，可以说是娘最幸福的日子，她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知道辛苦和劳累，常常是忙完家里忙地里。我最喜欢的就是当娘从地里回来，便跑到她身边，一边为她拍打身上的土，一边闻着她身上的青草味。那样的一种味道，一直都藏在我的心里。我知道，这是娘的味道，是村庄的味道，是家的味道。

那些年，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每年的除夕晚上，娘都会一个人趴在一台缝衣机上，为我们几个赶制过年穿的新衣服。常常，我一觉醒来，看见娘还在那里一针一线地忙碌着，一直到天亮。当我们几个孩子起床，娘便会将我们的新衣服拿到跟前，并帮我们一一穿好。

娘是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但娘却特别敬重有文化的人。那年我上初中，因和同学闹别扭，不愿去上学，娘一直追着我，硬是把我送到学校。娘说：“孩子，娘不识几个字，娘就是再苦再累，也要让我娃做个有文化的人！”后来，我高中毕业，教了学，到县城工作，又到市里工作，娘嘴上不说啥，但我知道娘心里的高兴，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天地有大爱。娘的爱，比天地更大更重！

我父亲1988年病逝。那天，办

完父亲的丧事，回到家里，我看着单薄瘦小的娘，看着几个还没成家的弟弟妹妹，不由悲从中来，就一个人躲在屋里痛哭。娘听到哭声，便跑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娃，哭啥哩，天塌下来，有娘顶着！”当时，娘虽然话说得很刚强，但我明显能感到娘握着我的手一直在抖、在抖……

时间能够疗愈所有人的伤，但时间却一直也没能疗愈娘的心伤。短短几年，娘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她的头发全白了，人也更消瘦了。但娘为了我们姊妹几个不落在人后面，她帮着我们种过药材、栽过果树，日日夜夜，不停不歇。我不知道，娘那些年，从哪来的那么大的劲头，她干什么都是小跑，总不服任何人。后来，大弟成了家，小妹也嫁了人。但小弟却因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只能招亲到30多里外的一个村里，当了别人的上门女婿。

小弟招亲那天，娘追到半坡上，一直拉着小弟的手不松开，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之后，还是好几个乡亲硬把娘的手掰开，娘才无奈地望着迎亲的队伍远去……

虽然，娘生性刚强，但生活的重压、人生的悲哀，娘还是再也无法承受下去。娘病了，先是得了肺结核，后又精神出了问题。

那几年，为了给娘治病，我和妻子几赴西安，终于治好了娘的肺结核，但娘的精神问题却是越来越严重。

在娘的病最严重的时候，我和妻子白天晚上都要守护在娘身边，稍不留神，娘就会一个人跑出门，不知去向。有一次半夜，娘趁我们熟睡之际，一个人偷偷跑出院子。发现娘不见了后，我和妻子在村子上上下下地找了半夜，也没见到娘的踪影。后来，还是在父亲的坟头，才把娘找了回来。

娘虽然病着，但她却知道最心疼她才几岁的小孙女。摸着这个窍门后，我和妻子就让小女儿晚上陪娘睡，我则睡在屋子的外间。娘的病彻底好了，还是在西安，我和妻子带着娘和女儿有一次看耍猴子的“把戏”。当时，娘看着看着，就突然大哭起来。说来也怪，就那次之后，娘一下就清醒了。娘对我说，她做了个梦，好长好长的梦，不知怎么一下就醒了，醒来，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娘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她活了

一辈子，劳累了一辈子；她活了一辈子，为我们操心了一辈子。

娘年岁大了后，干不动地里的重活，却为了不拖累儿女，上山打过酸枣、挖过药材，下河滩拾过麦子、捡过豆子。有一年，收完麦子不久，我回了趟老家。一进娘住的那孔窑洞，娘就笑盈盈地将放在窑后面的一口大瓮盖揭开说：“娃，这是娘在河滩捡拾的麦子，打晒了一大瓮，够娘吃半年的！”听了娘的话，我走向前去，看着那满满一瓮黄澄澄的麦粒，心里禁不住揪作一团。娘原本想着我会高兴地称赞她，却见我一句话也不说，便又急着要向我解释。但我却再也无法面对娘的那张一年比一年瘦削的脸，只得背转身哽咽着说：“娘，你也该顾惜顾惜自己！”

那天，我离开家时，娘又将我送到村口。走了好远，回头还看见娘站在村口的土路上，满头的白发被风吹起又吹落……

娘一生都爱操心，那些年，我什么时候回老家，她都把我们那破屋破院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还常常絮絮叨叨地向我叮嘱这，叮嘱那，总怕我在平时生活中有什么照顾不到的地方。有一次，我一进家门，娘就急着跑到她放衣服的柜子前，把一层旧衣服拿出来，然后，从柜子最底层拿出几身白色的衣服说：“娃，你看，娘把死后你们姊妹几个穿的衣服都做好了，省得你们到时候手忙脚乱的。”“娘……你……”望着娘那认真的神情，我再也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泪水夺眶而出……

有一年冬天，我硬是自作主张地将娘带进城里住。刚开始，娘还没说啥。可没过半个月，娘就再也不愿在城里待了，天天嚷着要回老家，最后急得嘴角都起了火泡。娘说：“城里太紧窄了，怎比咱村子里的风畅快！”娘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因身体的原因，还是被我安置在了城里的敬老院。有一年八月十五，表姐去敬老院看娘。娘一个人坐在敬老院的凉亭下。表姐问娘为啥一个人坐在这里？娘说：“我在这，等我娃接我回家哩！”

如今，娘已离开我们快3年了。但我每一次回到老家，吹着村庄、小路和田地里的风，就总感到娘依然和那些风一起，不离不弃，无处不在。娘就是守着故乡的风。风在。娘就在！

## 随笔

□李俊玲

“茄子不开虚花，真人不说假话。”这句带着泥土气息的俗语，像一粒被岁月掩埋的种子，在今年春日突然破土抽芽，于我亲手栽种的两苗茄子上，绽放出鲜活的智慧。

头一次种菜，种在楼下几个泡沫箱里，4苗辣椒，两苗西红柿，两苗茄子。本不指望有什么收获，只要活着就行。没想到一个月后，全都开了花，挂了果。邻居是个有经验的菜农，善意指点我，把长出的头一个茄子摘了，不然枝叶发不起来，

影响后面的果实。

看着两苗上各一个已拳头一般大的茄子，我挺舍不得，就让它们一直挂着，一天天长大！结果，同时开的其他几朵花儿果真蜷成一团褐色的褶皱，枝干也停止了生长，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一直到这两个茄子成熟，化身菜肴摆上了餐桌，茄子苗上才有了惊喜的变化。

起初，那几团褐色的褶皱一直不见动静，我还在想，谁说茄子不开虚花？没想到一周后，有一团露出了茄子头。随后，那几团陆续“苏醒”。更令人惊叹的是，其中一株茄

子苗又抽出了新枝，开出了两朵新花。紫色的新花在烈日中仰着笑脸，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轮回。

此时，我才由衷感叹，那句流传千年的俗语，藏着最朴素的生命法则：茄子不会虚耗气力，每一点养分都要用在刀刃上；人生亦如此，懂得适时取舍，方能收获更丰硕的果实。那些看似无用的“舍弃”，实则是在为未来的成长积蓄力量。

这两株长在小箱子里的茄子苗，用它们的生长轨迹，为我上了一堂最生动的生命哲学课！

## “茄子不开虚花”

